



从前的女孩

JP Delaney [英] JP. 德莱尼 著
谢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从前的女孩
GIRL

〔英〕JP. 德莱尼 著
谢一 译

BEFOR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3311

THE GIRL BEFORE by JP Delaney

Copyright © 2017 JP Delane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的女孩/(英)JP·德莱尼著;谢一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543-0

I. ①从… II. ①J…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9747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陶媛媛
封面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543-0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请列出：你认为你一生中必须拥有的每一样东西。

彼时：艾玛

“这套公寓真不错，”中介说这话时，伪饰的热情几乎乱真，“周边配套齐全，还有一部分屋顶可以改造成你们的专属阳光露台。不过，当然了，要经过房东的同意。”

“挺好的。”西蒙附和道，尽量不怼我。其实我一进来就看到其中一扇窗户下方伸出来六英尺的屋顶，当时就觉得这套公寓不怎么样。西蒙也看出来了，不过他不想对中介直说，至少不想这么快地回绝他，否则会显得很没礼貌。他可能觉得，如果我多听听中介这些愚蠢的废话，就会改变主意。中介和西蒙是一路货：一样的外强中干，一样的急不可耐。他说不定平时就爱看西蒙公司出版的杂志，上楼前，他们两个就聊上了体育。

“你看，卧室的面积也不小，”中介说道，“还有足够大的——”

“不好，”我打断了这惺惺作态的介绍，“这房子一点都不适合我们。”

中介抬了抬眉毛说道：“按照现在的租房行情，你也就别太挑剔了。这房子今晚肯定就没了，今天都有五拨人来看过了。要知道，我们还没把这套房源挂到网上呢。”

“这房子不安全，”我冷冷地说道，“我们走吧？”

“这里的所有窗户都上了锁，”他说，“大门装的还是邱伯锁^①。”

^① 伦敦制造的名牌锁具。

当然了，如果你们特别在乎安全问题，还可以装个防盗报警装置。我想房东应该不会反对。”

他现在已经跳过我，直接游说西蒙了，这令我特别在乎。他的潜台词好像就在说：“哎呀，你这女朋友可真麻烦。”

“我在外面等你。”我说完，转身就往外走。

中介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紧补救道：“如果你觉得是地段问题，那你可能需要往西面再看看。”

“我们都看过了，”西蒙说，“除了一套比袋泡茶包大不了多少的小房子，那边的租金全都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他说话时努力隐藏自己的失望，反而更加激怒了我。

“女王公园附近有套一居室的，”中介说道，“房子看起来有点丑，但是……”

“我们看过了，”西蒙说，“我们还是觉得房子的栋距太窄了。”西蒙说话的口气让“我们”这个词听起来就像只代表了“她”。

“要不，在基尔伯恩还有一套三楼的——”

“那房子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一扇窗户紧挨着下水管。”

中介似乎有点迷惑不解。

“会有人顺着管道爬上去。”西蒙解释道。

“好吧，租房旺季刚刚开始，你可以再等等看。”

中介已经确定我们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于是悄悄地朝门口走去。我走到门外，站在楼梯口，这样他就不会靠我太近。

“我们已经通知现在的房东了，”我听见西蒙压低声音说，“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听着，哥们，我们之前遭撬窃了，就在五个星期前，两个男人闯进来威胁艾玛，所以她才会这么谨小慎微。”

“噢，”中介说道，“该死。要是有人这么对待我的女朋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可能风险有点大，不过……”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过什么？”西蒙问。

“有中介公司跟你们提过富门大街1号吗？”

“没有。是刚出来的房源吗？”

“不是，肯定不是。”

中介看起来有点迟疑，不知是否要继续推销那套房子。

“房子还空着？”西蒙追问。

“严格来说，是的，”中介说道，“而且是一套极好的房子，绝对棒。跟现在这套相比，不知道高级到哪里去了。不过房东就……有点挑剔，说挑剔，其实已经很客气了。”

“在哪个区？”西蒙问道。

“汉普斯特德区，”中介说道，“其实离亨登区更近一点，不过真的很安静。”

“艾玛？”西蒙叫道。

我走了进来。“我们愿意去看看，”我说，“这儿离那里不远。”

中介点点头。“我先去一下办公室，”他说，“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详细的资料。上次带人去看那套房子已经是挺久以前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套房子。不过我觉得跟你们挺般配的。不好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

此时：简

“这是最后一套房子了，”叫卡米拉的中介说道，她的手指在斯玛特轿车的方向盘上反复敲打，“所以呢，差不多该做决定了吧？”

我叹了口气。刚看的那套公寓位于西街一幢破败的公寓楼里。我的预算只能负担得起这种房子。而且刚才我还在安慰自己：剥落的墙纸、楼下邻居做饭时飘上来的令人头晕的气味、狭窄的卧室和毫不通风的卫生间里密布的霉点……如果这些都能忍受的话，这套房子倒还不错。不过附近一旦传来老式手摇铃声，整个周边便充斥着孩子的吵闹声。走到窗边，就看见楼下有一所学校。我甚至还能看到一间挤满刚会走路的孩子的教室，连教室窗户上贴着的兔子和白鹅剪纸都一览无余。看到这些，我难受得不行。

“我想，我就不考虑这套了。”我说道。

“真的？”卡米拉看起来有点吃惊，“是因为这所学校？之前的租客还说他们挺喜欢孩子的玩闹声呢。”

“但他们并没有继续租下去，不是吗？”我转身说道，“咱们走吧。”

卡米拉开车带我回中介办公室的路上，有策略地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说：“要是你对今天看过的房子都不满意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提高一下预算了。”

“很不幸，我的预算不能提高。”我看着窗外，毫无表情地说道。

“那你就不能这么挑剔。”她尖锐地说道。

“最后那套房子，有一个……比较私人的原因，我不能住在学校边上。至少现在不行。”我发现她的视线落在我因怀孕生产而有了些许赘肉的肚子上，随后，她睁大眼睛，觉得找到了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噢！”她说。卡米拉并不像她看上去那样傻乎乎，为此我挺感激。她并不需要我把话挑明。

相反，她似乎有了个方案。

“听着，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没有房东的同意，我们是不能带人去看房的，不过我们偶尔也直接带人去看。这房子吓退过一些人，但我个人觉得这房子非常棒。”

“一套非常棒的房子？房租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们讨论的不是船屋吧？”

“天哪，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是位于亨登的一套公寓，整套公寓只有一间卧室，不过空间很大。房东是建筑师，挺有名的。你去万德乐中心买过衣服吗？”

“万德乐……”可能上辈子吧。上辈子又有钱又有体面工作的时候，我还真去过几次邦德街的万德乐中心，店面陈设极致简约，贵得令人艳羡的几件礼服如同祭台上的处女般铺在厚厚的石台上，所有店员都穿着黑色和服。“偶尔。怎么了？”

“房东所属的蒙克福德事务所设计了万德乐中心的所有店面，人们都管他的风格叫科技极简主义之类的，大量的琐碎装置都隐藏起来，又完全是开放式的。”她向我看了一眼，继续说道：“我得警告你，有人觉得他的设计风格有些……简陋。”

“这对我来说倒没什么问题。”

“还有……”

“还有什么？”她欲言又止，我让她说下去。

“租约不像一般的租房合同那样简单。”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儿犹豫。

“什么意思？”

“我想，”她往下拉了下转向灯，右转进入一条弄堂，说道，“你还是先看看房子吧，看看你是不是喜欢，然后我再向你解释一下还有哪些问题。”

彼时：艾玛

这是一套无与伦比的房子。令人惊叹，激动人心，难以想象……以我有限的词汇量难以描述它的精彩。

房子外面的街道看不出什么名堂。两排巨大而毫无特色的房子像是从报纸上剪下来似的，随着山坡走势，一路延伸到克里克伍德。这些房子全都是伦敦北区满大街可见的维多利亚红砖加垂直推拉窗样式，除了大门的颜色和一点点彩色窗户之外，每一栋都一模一样。

路的尽头，转角处有一道围栏。围栏后有一座低矮的小建筑，就像一个灰白色的方形石块。只有几条似乎随意设计的横向玻璃窄缝告诉观者，这的确是一栋房子，而不是一块巨大的镇纸。

“哇哦，”西蒙有点怀疑地问道，“就是这里？”

“当然，”中介高兴地说道，“富门大街1号。”

他把我们带到房子的一侧。大门服帖地嵌入墙内，看起来似乎没有门铃，事实上，我连门把手或者信箱都没有看到，没有门牌，也没有任何关于人类居住于此的痕迹。中介推开了门。

“现在谁住在这里？”我问。

“没人住。”他站到一边，给我们让道。

“那为什么没上锁？”我紧张地问道，踌躇不前。

中介得意地笑着说：“上锁了，我的手机上有一把数码钥匙，

用一个 APP 就能控制所有系统。我只需要在手机上把房屋状态从‘无人’调至‘有人’。随后，房屋的传感器会收到一组代码，然后让我进来——这一切全部都是自动的。要是我带上数码手环，就连手机都不需要了。”

“你是在开玩笑吗？”西蒙说道，敬畏地看着那扇门。看到他的反应，我差点笑出声来。对西蒙这种电子产品迷来说，把他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打包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一栋能用手机控制的房子。

我走进比橱柜大不了多少的门厅。这地方实在太小，中介跟在后面，更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所以我没有征得同意就直接走了进去。

现在轮到我说：“哇哦。”真是太壮观了。巨大的窗户采光极佳，窗外是个小花园，花园尽头处是一堵高大的石墙。房子不大，但感觉相当宽敞。墙壁和地板都是统一的苍白色，每面墙的底部统一作了嵌入设计，看上去，所有的墙面都飘浮在空中。而且，房间里是空的，没有家具。我看见旁边的房间里有一张石桌、几把看起来设计感十足但冷冰冰的餐椅和一张包裹着深奶油色布套的长方形矮沙发——除此，就一无所有了，至少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没有门，没有橱柜，没有画，没有窗框，没有插座，什么都看不到。也没有灯具，就连——我困惑地看了一圈——电灯开关都没有。而且，虽然看起来不像是久无人居，但完全没有任何杂物。

“哇哦。”我又说了一遍，声音回荡在房间里，听起来有点奇怪，沉闷而低沉。我发现街道上的一切噪声在这里都听不见了，那种始终存在的伦敦的背景噪声——路上的车来车往、脚手架上

的施工作业、汽车防盗警报——完全听不见了。

“很多人都这么说，”中介表示赞同，“很抱歉要给你添麻烦了，房东坚持要求我们脱鞋。所以请你……”

他弯腰解开自己那双款式夸张的鞋子的鞋带。我们也照做了。于是，屋内全无修饰的虚空似乎吸走了他那喋喋不休的唠叨，让他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傻乎乎地四处张望。

此时：简

“漂亮，”我说，房子的内部非常优雅、完美，看起来就像身处画廊，“真漂亮。”

“是吧？”卡米拉附和道。她伸长脖子抬头向这几面毛坯墙，墙面石材宛如奶油，看起来就很贵。空旷延伸至屋顶。通往楼上的那道楼梯是我所见过最简洁的设计，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凿进悬崖峭壁似的：楼梯板是未经打磨的粗糙石板，没有任何扶手，至少在视线范围内，没看到任何着力点作为支撑。“无论我来过多少次，这里总能让我激动。上次我是带一群学建筑的学生过来——顺便说一下，这儿有个条件：每半年必须对访客开放一次。好在这些访客总是彬彬有礼，不会像豪华古宅里的观光客那样往地毯上吐口香糖。”

“现在是什么人住在这里？”

“没人住。这地方已经空着差不多一年了。”

我看向隔壁房间。“房间”这个词似乎不太能准确形容这个空间：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开放式空间。长石桌上有一盆郁金香，血红的花朵和苍白的石头形成鲜明的反差。“那么，这些花是从哪儿来的？”我走过去摸了下桌子，一尘不染，“还有人负责保洁？”

“每周都会由一家专业机构指派一名清洁工来打扫。这是租

赁条件之一——你必须允许他们来打扫。他们还会照顾花园。”

我走向落地窗。“花园”这个词在这里也属用词不当。这简直是一座庭院，真的，大约二十英尺长，十五英尺宽，铺设的石材和我脚下的地板一致。庭院中有一处小小的长方形草地，与尽头处的高墙相交，草地被精致地修剪成与保龄球场草坪等高。庭院里没有种花。事实上，除了这块草地，没有任何其他生命，没有任何其他色彩，只有几圈灰色的砾石，是这庭院仅有的特征。

目光转回室内，我觉得这里需要些颜色来点缀，需要变得更柔软一点。只要铺上一些毯子，增加一些人性化的格调，这里就会像时尚杂志上的样板房一样漂亮。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小小的激动。难道我开始转运了？

“嗯，我觉得这很合理，”我说道，“就这些条件吗？”

卡米拉有些勉强地笑道：“刚才我说，这些是一部分条件。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部分比较直截了当的条件。你知道什么是限制性条款吗？”

我摇摇头。

“意思是永久附加于这个建筑物的法律性条件，就算这栋房子卖给你，这些条件也不会失效。通常来说，这些条件与不动产使用权相关——比如这房子是否能被用于商业之类的。对于这栋房子来说，这些条款是租房合同的组成部分，但因为是所谓的限制性条款，所以没有谈判或修改的余地。这份合同非常苛刻。”

“你指的大概是哪些条款？”

“基本上，就是一些‘可以怎样’和‘不可以怎样’的清单。应该说，基本上都是‘不可以怎样’。除非提前申请，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更改。屋内不得铺地毯或地毡，不能挂画或照片，

不可以有盆栽植物，不得有任何装饰，不能有书……”

“不能有书！简直荒谬。”

“花园里不能种植任何植物，不可以挂窗帘——”

“不挂窗帘怎么调节屋内光线？”

“这栋房子的窗玻璃都是感光玻璃。天黑后，窗玻璃会自动变暗。”

“因此不能装窗帘？还有什么？”

“哦，当然还有，”卡米拉完全没在意我的讽刺语气，继续说道，“总共差不多有两百条，造成最多麻烦的是最后一条。”